

# 文化人类学基础

〔美〕尤金·N·科恩

著

爱德华·埃姆斯

李富强 编译

12.4

4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文化人类学基础

〔美〕尤金·N·科恩 著  
爱德华·埃姆斯

李富强 编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北京

本书系尤金·N·科恩和爱德华·埃姆斯所著  
《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该书是加拿大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82年的英文出版物

**文化人类学基础**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 万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10229·0569 定价: 0.80元

0003566

## 前 言

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及人类行为为研究主题的学科。传统上，人类学被划分为四大领域：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考古学 (Archaeology)、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这四大分支的综合便构成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全部原则，通称一般人类学 (General anthropology)。

体质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生物学 (human biology)，描述人类的遗传的体质特征。他们还调查研究人类的起源，寻找我们祖先的遗骸——骨头化石和牙齿化石——是体质人类学的中心工作。通过已故的路易斯·利基 (Louis Leakey) 在东非的工作，寻找我们人类祖先的工作可能已是人类学中公众最为熟悉的一方面。利基在东非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关于人类起源的古物知识的一次革命。

考古学家通过发掘过去的文化实物来研究人类的过去。人类祖先的遗物可能有埋藏在地下的、为人们遗忘的城市，也可能有破碎的陶片。通常地，没有描写过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文字记录存在，所以，考古学家必须用发掘出来的遗物来复原过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然，最著名的考古发现要算古代埃及法老 (Tutankhamen) 的陵墓的发掘了。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记录部落民族的大量无文字

语言,分析这些语言的语法结构,在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语言学家还调查研究人类言语的生物学基础和体质基础,以及非人类灵长目具有语言能力的可能性问题。语言学的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历史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是调查研究不同语言的关系。因而,语言学家能够证明梵文(Sanskrit)、希腊语 (Greek)、拉丁语 (Latin)、波斯语(Persian)、英语 (English)、俄罗斯语 (Russian) 和古赫梯语 (ancient Hittite)这些不同语言均源自一种史前的、现在已经分化的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语言。

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行为和思维的各个方面。描述不同的风俗习惯、礼仪以及世界各个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一般人类学中这一分支学科的一项基本任务。另外,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是人类学家的一个重要目标。由于这些原因,文化人类学常被划为社会科学,与社会学 (Sociology)、心理学 (Psychology)、政治科学 (Political Science)、经济学 (Economics) 和历史学 (History) 有密切的关系与共同的兴趣。

人类学这一学科下的这些不同分科有什么关系呢? 主要的,这些分科的兴趣都在人类环境上。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及方法出发来说明我们的来源、历史和行为的问题。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都对人类文化的历史和发展感兴趣。文化人类学家直接观察的情况,考古学家可在发掘过程中从发掘出来的器物间接地推知。体质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常常注意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以确定人类行为的体质学和生物学构架。为了推知语言对行为和思维

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家利用语言学家专门调查的资料，以及他们所建立的理论。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分科的结合，人类学家建立起研究人类的整体观或综合观 (a holistic or integrative view of humanity)。这种整体观从生物学角度、历史学角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情况进行综合的多维研究。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这不仅在于它研究人类行为的历史方面和生物学方面，而且还在于它研究课题以及调查和分析的广泛。

传统上，文化人类学被定义为研究非西方部落民族的科学。这曾使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以有文字的文明和西方社会为研究主题的社会科学。然而，虽然许多人仍把人类学看作是研究部落民族的科学，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已把他们的兴趣转向研究现代社会。现在，你可以发现，人类学家象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作调查一样，在纽约城进行人类学调查。因此，强调非西方部落民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定义已不再适用。

在过去几年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和相关问题已引起广泛的讨论。1979年，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 (Andrew Young) 给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密德 (Margaret Mead) 授奖。在授奖时，他说：“可喜的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中有一些人类学家……当我们要了解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的时候，这些人类学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变化与文化的变迁。”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b>第一章 人类学的特殊方法：田野调查</b> .....         | ( 1 )  |
| 第一节 田野调查的经验.....                       | ( 1 )  |
| 一、对蒂维人的田野调查.....                       | ( 4 )  |
| 二、生活在莱苏岛上.....                         | ( 9 )  |
| 三、维斯-雷德人：一个都市群体.....                   | ( 15 ) |
| 四、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女儿.....                      | ( 20 )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的发展.....                       | ( 26 ) |
| 第三节 田野调查的科学性.....                      | ( 28 ) |
| 一、准备工作.....                            | ( 29 ) |
| 二、在野外.....                             | ( 32 )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中人的因素.....                     | ( 45 ) |
| 一、满足起码的要求.....                         | ( 46 ) |
| 二、感情的安宁.....                           | ( 54 ) |
| 第五节 现代田野调查的问题.....                     | ( 56 ) |
| 第六节 小结.....                            | ( 58 ) |
| <b>第二章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背景分析法和比较法</b><br>..... | ( 62 ) |
| 第一节 背景分析.....                          | ( 63 ) |

|                              |         |
|------------------------------|---------|
| 一、马兰哥文那桥通车仪式·····            | ( 64 )  |
| 二、纪念达肯尼——彼尔迈拉桥落成的集会<br>····· | ( 72 )  |
| 三、努埃尔人：结构、时间和生态学·····        | ( 75 )  |
| 第二节 比较分析·····                | ( 78 )  |
| 一、有限比较：四个非洲社会的巫术·····        | ( 79 )  |
| 二、统计比较：五十个社会的巫术·····         | ( 82 )  |
| 第三节 小结·····                  | ( 84 )  |
| 第三章 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 ( 86 )  |
| 第一节 人类学的构架：基本概念·····         | ( 86 )  |
| 一、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论·····          | ( 86 )  |
| 二、角色和地位·····                 | ( 90 )  |
| 三、规范·····                    | ( 93 )  |
| 四、社会和文化·····                 | ( 95 )  |
| 第二节 概念的意义问题·····             | ( 96 )  |
| 第三节 人类学理论·····               | ( 100 ) |
| 一、理论的意义·····                 | ( 101 ) |
| 二、乱伦禁忌：各种各样的解释·····          | ( 102 ) |
| 三、理论的角色·····                 | ( 114 ) |
| 第四节 小结·····                  | ( 114 ) |
| 索引·····                      | ( 117 ) |

## 第一章 人类学的特殊方法：

### 田野调查

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同意，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包括特殊行为和一般行为的研究。它既研究处于边远地区的鲜为人知的具有奇特风俗习惯的民族，也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

不仅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广泛、多样，而且人类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意义、目标和方向也有很大的分歧。在这里我们不必涉及这些争论，但这些争论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就是田野调查。

#### 第一节 田野调查的经验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为了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家把自己融入他们所研究的民族的生活里。他们试图了解、思考、感受、模仿另一种生活方

式。广义而言，田野调查包括长期与另一种文化的民族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单调、费时的记录观察，记下详细的笔记，参加日常活动。同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那种通常是困难的条件下，必须能够吃得饱，住得惯，穿得惯，保持感情思想和身体的健康。

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参与观察，这包括调查者在科学观察时，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参与不同的文化。田野调查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它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

要学会怎样做田野调查、做田野调查并了解它包括些什么内容，是困难的。因为方法是不可能明确表述的。有一位叫伊凡·卡普 (Ivan Karp) 的人类学家，在一本有关田野调查的书 (1976) 中说，专业人类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抱怨人类学家缺乏田野调查的训练。无疑，老一辈人类学家在讲授人类学时，强调理论和概念，很少描述如何建立社会关系，获取关于个人性生活的资料，或者发现一些政治上的资料。杰出的田野工作者 E·E·埃文斯·普里查德 (E·E·Evans-Pritchard)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表述。他向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类学家请教田野调查的方法：

保罗·雷丁 (Paul Raclin) 是生于奥地利，后来，加入了美国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天才人类学家。他说，没有一个人非常清楚田野调查该怎么做。有了这类回答，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理会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年轻在伦敦当学生的时候，我想，在我出发到中非调查之前，我应该从有经验

的田野工作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我首先向韦斯特马克（Weotermarck）请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忠告是：“与提供情况者的交谈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因为，即使你有充裕的时间，他却没有。”这是很好的劝告，虽然不尽适当。我还向哈顿（Haddon）请教，哈顿是田野调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这非常简单，只要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的举动都象绅士一样。我的老师塞林格曼（Seligman），要我每晚服十粒奎宁，不要接近妇女。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先生，要我不要因喝脏水而焦虑，很快就会适应的。最后，我请教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他叫我不要太傻。可见，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要依研究者本身的情况、所研究的社会和自己所创造的条件而定。（普里查德·1976）

五十年前，哈顿告诉埃文斯·普里查德，田野工作非常简单，“只要调查者的举动象绅士一样。”现代的一位在非洲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最近写道：“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就是良好的训练和良好的礼貌。”（密德尔顿·1970），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为什么还被当作一项神秘的工作？（柯安·198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别的人类群体。人类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没有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或者社会学所用的限制式或匿名式的问卷、访问、抽样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行为、信仰、传统、习惯和风俗通常是很奇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很多时候是身体上、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令人厌烦的。

田野调查是一项高度独立性的工作，人类学家都是自己单独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田野调查的经验是不同的。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依时依地的不同而有别，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人类学家之所以不清楚如何做田野调查，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在野外，人类学家必须一个一个地锤炼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构成田野调查的基础的人类关系的链条。

为了使人们对怎样进行田野调查有一基本了解，交流田野调查的感受，下面，我们介绍一些人类学家有关他们自己田野调查经历的报告。

## 一、对蒂维人 (the Tiwi) 的田野调查

二十年代中叶，C·W·哈特 (C·W·Hart) 是澳大利亚的西德尼 (Sydney) 大学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 (A·R·Radcliffe-Brown) 的学生。拉德克利夫·布朗是当时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澳大利亚的部落群体的研究方面造诣尤深。在欧洲移民的冲击下，澳大利亚许多部落群体被瓦解，文化严重分裂。但有一些与外界隔绝的群体免遭厄运，其中一个这样的群体就是蒂维人，他们生活在密鲁维鲁 (Melville) 和巴士豪斯特 (Bathurst) 两个岛上，离澳大利亚北海岸线25英里。因为人们对蒂维人的情况了解甚少，拉德克利夫·布朗派哈特去研究他们。除了一个慈善机构外，没有白人在岛上定居。哈特决定和这些与世隔绝的、

因循传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在去岛的路上，哈特遇到了一个叫马凌诺（Mariano）的蒂维人。在哈特的田野调查期间，他充当翻译和向导。哈特的调查是在1928年——1929年，他的田野调查报告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五十年前人类学工作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群体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生动画面。

我到了由马凌诺统管的慈善机构。现在回想起来，在整个部落中，我找不到一个象他那么有用的人。无论悟性、可靠性，还是分析事物、解释他自己的文化的能力，他都无可挑剔。在我能独立学习他们的语言之前，我简直不能离开他。

如果调查者年轻、健康、不追求个人的舒适、还没有结婚的话，1928年——1929年对蒂维人的田野调查是不困难的。跟马劳拉人（Malaula）及门诺普拉人（Munupula）（最闭塞的两支蒂维人）在一起生活，当然也就意味着是非常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使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吃惊的是，所需的物品是那么的少。软底鞋、一顶帽子和一件衬衣，是全部的必需穿戴，还有一支用来打小袋鼠和野禽的猎枪，这是用许多介壳换来的；铅笔和笔记本；肥皂和牙刷（或者毛巾）；烟竿和烟；一部相机和一些胶卷。这些东西似乎仅是必需的，除了这些外，茶和糖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不可少的。最多的是用之不尽的土产捻卷烟，有了它，无论到哪里都畅通无阻。毯子是不需要的，在寒冷的夜晚，蒂维人睡在两堆小火之间，这两堆火整个晚上都燃烧着。如果你不滚动，你尽管睡，这

两堆火既可使你感到温暖，又可驱蚊。当地的土产是非常丰富的，借枪给土著猎人，大部分时候，我就可以跟和我一起生活的人家共享食物。好在我忘了带剃刀，因为在蒂维人看来，胡子是权威的象征。老年人和重要的男人都留有很长很浓的胡子，胡子越长越浓就越受人尊敬。在蒂维人的文化里，没有胡子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胡子，简直就被看作是笨蛋。人类学家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否则，他们就同旅游者没有什么两样。

在岛上呆了几个星期后，我还发现，蒂维人和我在一起常有些不安，因为我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这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另外有些人经常问：“他是什么氏族的？”但总是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们很不满。在慈善机构附近，回答说：“白人没有氏族”，起码还是一个勉强搪塞的回答，但在象马劳拉人和门诺普拉人这样一些异教徒中间，这样的回答是不可理解的——对他们来说，每个人都必须有氏族，就象每个人都有年龄一样。如果我有一个氏族，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然而，怎么样加入氏族和亲属体系，也是一个难题。就连马凌诺，虽然赞许我的愿望，但也想不出使我加入的办法。似乎没有多大的希望。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住在一个营寨里，这个营寨有一个讨厌的老妇女，这个老妇女已经很老了，没了牙，几乎全瞎，走路蹒跚，身体很不好，而且神智糊涂。她老是缠着我要烟，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甜言蜜

语，直到我完全满足了她的要求才罢休。当时我已学会了蒂维人的相当于“见鬼去吧”和“混蛋”的话，我喜欢粗暴地对待她，告诉她应当去哪里找烟。听了我的咒骂，营寨的其他人感到很好笑，于是怂恿她继续胡闹，以期能听到我驱赶她的粗话。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这老家伙使用了新的手段。“啊，我的儿子，”她说，“给我一些烟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啊，妈妈，跳河去吧。”立刻，在耳边响起一阵愉快的笑声，营寨的人全都聚在我的周围，拍着我的肩膀，用一个亲属称谓称呼我。那老妇人是我母亲，我是她的儿子。这给了我一个头衔，使别人能用这个亲属称谓称呼我。从那时起，她的其他儿子就叫我哥哥，她的兄弟叫我“外甥”，她的丈夫（及他的兄弟）称我为儿子，等等。我加入了他们的亲属体系，我的氏族是Jabijabui（一种鸟）氏族，因为我的母亲是这个氏族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陌生人被告知我属于Jabijabui氏族，我的妈妈是如此这般的年纪时，严厉的老者便放松戒备，微笑地说：“那你还是我的兄弟呢（或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或其他）。”我也力图用适当的称谓来称呼他们。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得多。八、九个熟悉的年纪比我大的男人围着我，他们都是Jabijabui氏族年纪较大的成员，我称他们都得叫哥哥或舅舅。他们来找

我是商量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他们是Jabijabui氏族的年纪较大的成员，他们决定除掉那个首先称我为儿子，而我叫她妈妈的衰弱老妇。我知道，他们也说，这是蒂维人的风俗，当一个老年妇女身体很弱，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就把她埋掉。而这只有在她的儿子和兄弟都同意之后，才能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因此而引起兄弟间或氏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导致长期不和。我“妈妈”这时已经全瞎了，经常被木棍绊倒，或掉到火堆里，她氏族的长者一致同意，她最好是离开这个世界。我同意吗？我已知道有关“活埋”的一些情况。蒂维人和许多其他的狩猎及采集民族一样，有时会埋掉他们的前辈和弱老的女性。其方法是在荒寂处挖一个坑，把弱老的妇女放入坑内，然后回填泥土，只留头在外面。所有的人都走开，一两天后回到那坑去，很吃惊地发现那弱老女人已死。因为她已弱得无法从泥土中拉出自己的胳膊。没有人“杀”她，在蒂维人看来，她的死是自然而然地死的。她的亲属最后看她的时候，她还活着。虽然我知道这是一种风俗，但我从未亲眼见过，所以，我问我的兄弟，是否要我参加“活埋”。他们说不用，他们干就行了，但他们必须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同意了，一两个星期后，我在我们的营寨里听说我“妈妈”死了，所有的人都哀泣，并戴上悼念的装饰物。马凌诺很反对这件事，私下嘀咕说要报告给达文（Darwin）的警察，但我很快告诉他，这是Jabijabui氏族的事，既然他不是Jabijabui氏族的人，就与他不相干。

（哈特·1970）

## 二、生活在莱苏 (Lesu) 岛上

1928年—1929年，也就是哈特和蒂维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霍顿斯·波德尔马克尔 (Hortense Poudermaker) 开始在南太平洋新爱尔兰 (New Ireland) 的密兰尼西亚 (Melanesian) 岛莱苏人的村子里居住下来。

当时，在英国人类学界，有两位伟大的人物，一个叫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一个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波德尔马克尔是马凌诺斯基的学生，原来她计划研究在新几内亚 (New Guinea) 的一个独立的部落群体。澳大利亚政府为这位女人类学者在野外可能遇到的问题而担心，因而，“建议”她把莱苏岛作为她的研究地点。

很少有人类学家的报告探究他们对自己的田野工作的内心想法。波德尔马克尔给我们提供了少量有关人类学家的感情、情绪的描述，这在她的《陌生人和朋友》(1966年)一书的人类学调查部分可以看到。下面的著述就是从这本书中摘下来的：

这是我单独在莱苏岛的第一个晚上，天刚黑，我坐在我的茅草顶的由两个房间组成的屋子的走廊里，心里感到不踏实，甚至害怕，倒不是因为什么事情都奇特，而是因为我单独一个人住在一个土著村庄里。我问自己：“我来这到底是干什么？孤孤单单，而且是在世界的边缘。”